

四川师大文学院国家社科基金丛书

巴蜀文艺思想史论

一种区域文化视阈下的考察

李 凯 /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巴蜀文艺思想史论

一种区域文化视阈下的考察

李 凯 /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巴蜀文艺思想史论：一种区域文化视阈下的考察/李凯
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ISBN 978-7-100-12029-6

I. ①巴… II. ①李… III. ①文艺思想—思想史—研究—四川省 IV. ①I209.9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40732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巴蜀文艺思想史论
——一种区域文化视阈下的考察

李 凯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四川福润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2029-6

2016年3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张 13.25

定价：42.00 元

目 录

绪 论	(001)
-----------	-------

上 编

第一章 巴蜀文化的起源、形成、发展	(031)
第二章 巴蜀审美意识的发生	
——以三星堆和金沙出土器物为例	(053)
第三章 巴蜀哲学与文艺思想的关系	(070)
第四章 巴蜀文学的发展历程和主要特征	(078)
第一节 巴蜀文学发展简史	(078)
第二节 巴蜀文学的基本特征	(082)

下 编

第五章 汉代：巴蜀文艺思想的奠基	
——司马相如与扬雄的文艺思想	(095)
第一节 司马相如文艺思想与儒家的关系	(095)
第二节 扬雄——巴蜀第一个文艺思想大家	(106)
第六章 唐五代：巴蜀文艺思想的发展	
——陈子昂、李白、欧阳炯	(120)
第一节 陈子昂	(120)
第二节 李白	(127)

第三节 欧阳炯的词学观及其文化生态	(143)
第七章 宋代：巴蜀文艺思想的高峰	
——三苏、田锡、文同、王灼、魏了翁	(151)
第一节 三苏	(151)
第二节 田锡	(184)
第三节 文同	(194)
第四节 王灼	(204)
第五节 魏了翁	(218)
第八章 明清：巴蜀文艺思想的式微	
——杨慎、张问陶、彭端淑、李调元	(235)
第一节 杨慎	(235)
第二节 彭端淑文艺思想与蜀中史学传统	(261)
第三节 李调元文艺思想	(281)
第四节 张问陶诗学思想	(298)
第九章 现代：巴蜀文艺思想的复兴	
——郭沫若、巴金、李劫人、何其芳	(323)
第一节 郭沫若文艺思想	(323)
第二节 李劫人文艺思想	(344)
第三节 巴金文艺思想	(357)
第四节 何其芳文艺思想	(374)
参考文献	(394)
插图	(415)
附录1	(415)
附录2	(416)
后记	(420)

绪 论

一、文学、诗学研究的空间维度的必要性

人类的诞生、生存和发展皆是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中进行的，因此，人类为生存、发展而展开的所有活动及其文化都只能在时间和空间中得到有效解释和说明。康德认为，世间所有的知识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为系统科学，像生物学、天文学及地质学等；第二类是时间科学，是将各种现象通过时间来加以研究，是为历史学；第三类为地理科学，将事物从空间分布加以研究，是为地理学。^① 这是地理学中著名的“康德命题”。阿尔夫雷德·赫特纳转述康德《自然地理学讲义》说：

但是，我们可以为我们的经验知识确定一个位置，或者置于概念之下，或者根据它们真正的时间和空间。根据概念所作的知识分类，是逻辑的分类，但是，根据时间和空间所作的分类则是自然的分类。由第一种分类我们得到一个自然体系，例如林耐的体系；由后一种分类我们得到一种地理的自然描述。”“但是，我们也可以把两者，即历史学和地理学同样称为一种描述，而差别是，前者按照时间作出描述，后者根据空间作出描述。历史学涉及的是按照时间先后发生的事件，地理学涉及的是同时发生的空

^① 谢觉民：《人文地理学》，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1 年版，第 4 页。

间现象。”“历史是先后接连发生的事件的报道，和时间有关，而地理学则是在空间中同时进行的事件的报道。历史学是一种叙述，地理学是一种描述。”^①

如果按照上引谢觉民关于康德知识分类的意见，那么，康德关于知识的区分是存在问题的。“系统”一词，其英文 system 来源于古希腊文 *systema*，意为“部分组成的整体”。一般系统论创始人冯·贝塔朗菲认为：“系统可以定义为相互作用着的若干要素的复合体。”^②人们通常将“系统”理解为“同类事物按照一定秩序和内部联系组合成的整体”。就此而言，时间可以构成系统，空间可以构成系统，时间与空间共同组合也可以构成一个系统。同理，像生物学、天文学、地质学的系统都可以从时间、空间、自身等角度构成一个系统。因此，我们认为康德关于知识划分的标准不一致。尽管如此，康德关于所有知识构成的自然体系的区分确实值得我们珍视的，那就是人类所有知识的构成，都与空间、时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正是由于时间和空间而构成了人类的知识。引而言之，时间、空间本身是所有物质存在的基础，也是人类生存的基础，由此而言，所有的知识都是由于存在，即时间和空间的存在被人类感知，经人类思考、研究、总结、归纳，人类这才具有了知识。这些道理本来应该是人所共知的道理，但事实上，今天的知识，这里主要指具体学科意义上的知识或如康德所说逻辑分类的知识，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分割得七零八碎，特别是现代的大学制度以及其分科的学科机制，已经使知识被分割得相当零碎和单一。尽管学科门类的划分是为了更加深入地进行研究，但是学科划分过于琐细的结果，不仅使人所掌握的知识都是局部的、单一的，更在某种程度上使今天的人已经沦落为整架知识机器上的一个部件，每个

① 转引自〔德〕阿尔弗雷德·赫特纳：《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王兰生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33页。

② 〔美〕冯·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林康义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1页。

人都成为一个“单向度”的人，这与人类自身发展的全面性的理想和追求背道而驰。关于今日大学所存在的问题，这里不拟展开讨论。单以作为人文学科的文学的研究而言，长期以来盛行的历时研究，即文学纵向历史的研究，正是以时间为单一维度而展开的分析和研究。以中国文学的研究而言，这一情况就更为突出。近二十余年，中国大陆学界在反思文学史研究范式之时，“空间”或“地理”被提到了相当的高度。呼声正烈的文学地理学的蓬勃兴起，就可以视之为这一现象的结果。

那么，为什么文学研究和诗学研究必须要有空间或者地理的维度，为什么必须以地理或者空间作为文学和诗学研究的必要内容呢？我想，要弄清楚这些问题，首先得对本论题所涉及的基本概念再做梳理和界定，对人与空间、文学与空间的关系再做分析。

首先是“文学”。古往今来，关于文学的定义，认识多多，意见歧出。但归纳起来，至少以下几点可以得到大家的认同：第一，文学是人类特有的精神活动；第二，文学是人类的审美活动或者说艺术活动；第三，文学是为了满足人类审美等多种精神需求而创造的文化形态；第四，文学必须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第五，文学是人类想象的产物；第六，文学具有形象性、情感性、虚拟性特征。总之，文学是人类特有的精神活动，是“人学”，它是人的创造，书写的对象为人类自身及其生活（包括人生活的自然、社会），其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人自己。

其次是“空间”。“空间”在本论题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谓空间（space），指与时间相对的一种物质存在形式，表现为长度、宽度、高度。《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空间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客观形式，由长度、宽度、高度表现出来。^① 哲学认为：人们根据自然事物呈现形态特征所建立的一个概念就是空间。上述说法或将“空间”作为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出版社2005年第5版，第778页。

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形式，或将“空间”理解为一个概念。那么，到底“空间”是实体还是概念？抑或既非实体也非概念而是别的什么？上述康德关于“空间”的含义究竟为何？陶建文认为：

空间观念到了康德开始发生哥白尼革命式的倒转。康德认为空间和时间不再是象一棵树或一颗星是对象意义上的知识对象，它们是唯一能使我们能够认识这种对象的准则，是构造现象世界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和前提。这样把空间当做人的一种潜能，而非知识的对象，是一种纯粹先验的感性形式。在这一层次上康德命题中知识的分类是站在“人”本身具有的先验知识形式种类——时间和空间——这一角度上来进行的，不是按照对象化的、客观化的标准来对知识进行分类。理解这一点才能理解康德命题中空间的本真意义：其仅仅作为一种先验形式，既非实体也非实在。理解这点也才能把康德命题看做其哲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①

陶建文将“空间”的理解是放到康德哲学中来进行，其看法有道理，但是我们认为这与康德在《自然地理学讲义》中所说的“空间”并不一致。这里不准备过多对“空间”本身的含义进行阐释。我们在一般意义上理解“空间”，即视“空间”为一种物质存在形式。空间是物质存在的客观形式，由长度、宽度、高度表现出来，也指由人的心理、想象、技术等制造的人为存在之物。就此而言，文学艺术所创造的空间应该是空间形式之一。因此，就文学艺术而言，人与空间的关系，就不仅仅是作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还包含着作家的心理空间、想象空间及其在文学作品中的具体表达。

再次是“地方”、“地理环境”。这两个概念与“空间”有密切联系，但又不是同一回事。“空间”与“地方”概念既有不同，也有联系。周尚意等人编著的《文化地理学》说：

^① 陶建文：《“康德命题”与地理学观念的误区》，《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

首先，空间是抽象的，地方是具体的。既然空间是对物质存在的广延性的反映，它必然具有普遍性，而不仅仅从属于任何具体事务；地方则无论作为处所，或是一定的行政区域，都是具体的，可感知的。……

其次，空间是均质的，地方是异质的。所谓空间的均质性，是指任何空间都是描述物质运动广延性的标尺，因而不同空间具有相同的本质特征；所谓地方的异质性，则是指任何地方都与具体的事物相联系，因而不同地方各有特色，表现出或多或少的差异。

第三，空间不随时间变化；而地方必然随时间而发生变化。既然空间与时间同为描述运动物质属性的标尺，它们的关系相当于坐标体系中相互垂直的两个坐标轴，互不影响。因此，抽象的空间不应随时间变化；地方则不同，它是具体的，因而会随时间发生变化，人类不也常说，世界各地的变化日新月异吗？

当然，抽象、均质、永恒的空间与具体、异质、变化的地方也有密切的联系。首先，人们头脑中的空间和地方都是三维的，它不是直线（如时间的概念），也不是平面。而这正是人们经常混淆两者的主要原因。其次，空间与地方又都是不依人的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实际上，地方正是与空间和时间都密切联系的运动物质；空间则是反映地方这一运动物质广延性的标尺。^①

当然，上面引述是地理学对“地方”和“空间”的认识。从地域或区域的角度看，本论题所涉及的“空间”主要是上文所说的“地方”，但是有时也会涉及“空间”，但并非这里所谓的“空间”，而更多指地理空间或文学空间。

“空间”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地理”通常指一个地方的地理

① 周尚意、孔翔、朱彥编：《文化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58~259页。

地貌总况。“地理环境”指一定社会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各种自然条件的总和，包括气候、土地、河流、湖泊、山脉、矿藏以及动植物资源等。地理环境是能量的交错带，位于地球表层，即岩石圈、水圈、土壤圈、大气圈和生物圈相互作用的交错带上，其厚度约10~30千米。一般认为，地理环境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具有来自地球内部的能量和主要来自太阳的外部能量，并在此相互作用；二是它具有构成人类活动舞台和基地的三大条件，即常温常压的物理条件、适当的化学条件和繁茂的生物条件；三是这一环境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直接影响着人类的饮食、呼吸、衣着、住行。由于地理位置不同，地表的组成物质和形态不同，水、热条件不同，地理环境的结构具有明显的地带性特点。地理环境可分为自然环境（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环境（经济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自然环境又分为天然环境和人为环境。天然环境（原生自然环境）指只受到人类间接或轻微的影响而原有自然面貌未发生明显变化的地方，如极地、高山、大荒漠、大沼泽、热带雨林、某些自然保护区以及人类活动较少的海域等。人为环境（次生自然环境）指受到人类直接影响和长期作用而使自然面貌发生重大变化的地方，如农业、工矿、城镇等利用地。经济环境是在自然环境的基础上由人类社会形成的一种地理环境，主要指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经人类开发利用后形成的地域生产综合体的经济结构，包括工业、农业、交通和城乡居民点等各种生产力实体的地域配置条件和结构状态。社会文化环境包括人口、社会、国家、民族、语言、文化和民俗等方面的地域分布特征和组织结构关系，而且涉及社会各种人群对周围事物的心理感应和相应的社会行为。社会文化环境是人类社会本身所形成的一种地理环境。上述三种环境在地域上和结构上又是互相重叠、互相联系的，从而构成统一的整体地理环境。^①

从对以上概念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出，空间、地方、地理环境

① 百度百科“地理环境”，<http://www.baidu.com>。

三者之间有相同的部分，但在严格意义上使用则有区别。本文为了论题的方便以及人文学科研究的特点，在以后的论述中，我们不做特别的区分，侧重使用“地理环境”一词，当然这里的地理环境是包含了自然地理环境和文化地理环境。

在弄清几个概念的基础上，我们要进一步说明文学与空间，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为什么存在必然的联系。研究文学、诗学之所以必须重视人与空间（地理环境）的关系，不仅仅因为作家作为个体要生活在特定空间，受到特定地理环境的影响，还因为文学艺术所表现和描写的对象本身存在于空间和地理环境之中，如文学所描写的自然山水、花鸟虫鱼、人类以及人类的活动等等，都是空间的存在。至于文学文本，无论是外在的物质形式还是内在的符号化内容，都有一个空间的存在，差异只在于文学所创造的空间除了实体空间外，还有虚拟和想象的空间。

既然文学是人学，而人又是特定时间、空间的存在物，于是，文学体现为不同民族、地域、语言、思维、文化、审美等多样形态，因此，理解文学和诗学研究的空间维度，弄清楚人与空间（也可以说是“人地关系”）就成为关键。

人与物理空间，或者说人地之间构成必然的关系，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理由：

第一，人类是自然（天地）的产物。而自然包括了人类生存其间的整个星球。中国古人所谓“天地”颇能概括自然的范围。从整个人类的诞生和进化来看，人类作为特定生物体，它是依赖于地球而存在的。尽管今天的科学已经很发达，人们也一直研究其他星球是否有人类生活的痕迹、有无人类生存的条件，但从结果来看，现在还不能充分证明其他星球曾经有人类居住。人类的存在，首先是一种空间存在，即人类必须在地球这一特定的地理环境中存在，他（她）必定存在于某一空间或者地域之中。

第二，人类作为生物体，同时也是一种物质存在。既然是物质存

在,就必须占据一定空间。这种空间首先就是人存在的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不管其是存在于固定的地理位置,还是在不断移动的地理位置中,其在某一个时间之内,人作为物质存在体必然会在某一个地理位置中存在并活动。

第三,人是地理环境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经谈到人与环境的基本关系。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观点,人与环境之间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一方面,人创造和改造了自然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和改造着人自身。我们通常认为人类的环境主要由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两大部分构成。《人文地理学》认为:

在一定的地域内,自然地理环境是文化系统形成发展的基底,社会文化环境是文化系统演进的动力,文化影响人们对环境的作用,使环境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文化与环境的双向关系是地域文化系统中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关系。^①

这是在讨论文化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说明了人的存在首先是文化的存在,人的存在与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密不可分。人类为了生存而创制文化,也依赖文化而生存、发展。无论是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还是人类的文化创造,实际上都是人类自己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问题,诚如《人文地理学》编者认为的那样:

在人类活动的地域中,文化是人地关系的具体形态,“人—文化系统—环境”共同构成地域文化系统。在人地关系中,“人”处于主动地位,是主体,“地”处于被动地位,是客体。地域中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地域文化系统的结构就是人类活动、文化系统和地理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构体系。在此结构体系中产生出文化力量和文化结构的发展动力。文化系统是人与环境联系的纽带,人通过文化系统对环境发生作用,环境又通过文化

① 陈惠琳主编:《人文地理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5页。

系统对人产生作用，其相互机制表现在文化与环境、文化与文化的互动关系中。地域文化系统的性质、形成、发展机制的基本推动力是文化和环境的互动关系。人地关系愈复杂，文化系统愈先进。^①

人类在地理环境中生存、生活，则必然会产生对这种地理环境的依赖、感知、认同、情感，产生出与这一环境相适应的文化。以人类现代知识谱系而言，人文地理学属于地理学范围。所谓“人文地理学”，是指以人地关系的理论为基础，探讨各种人文现象的地理分布、扩散、变化，以及人类社会活动的地域结构的形成和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人文地理学有广狭之分，广义的人文地理学包括社会文化地理学、政治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等，狭义的人文地理学则指社会文化地理学。^②

以上所说主要指人与物理空间之关系，如果换一个角度，从文学活动四要素的构成来看，这四种要素中的任何一个部分都与空间有着必然的联系。

首先，从文学活动存在的“世界”来看。世界既指人类社会，也指人生存其中的自然环境。也就是说，人与自然的关系构成世界的内容。世界既是人类存在的基础，也是文学活动得以发生的物质基础。脱离了“世界”，人类无法得以存在，文学活动更无从说起。

其次，从文学活动的创造主体——“作家”——角度来看。作家作为活生生的个人，他必须以肉身的形式存在，必须生活和存在于一定的物理空间或者说特定的地域。作家不仅仅必须依靠空间而存在而生存，而且构成作家的经历、情感、体验、心理、审美理想、审美趣味、审美标准等等都必须在特定的空间或者说地理环境中形成，这是

① 陈惠琳主编：《人文地理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6页。

② 李旭旦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卷》（《人文地理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作家无论作为普通个体还是作为艺术创造主体都不可或缺的。

第三，从文学活动存在的中介——“作品”——角度来看。文学作品就其表面看当然是语言文字的组合，但其背后则是“世界”的内容，这是人的生活，是人与自然具体关系的生动描写，是人的现实空间和想象空间交织的产物。即便是在真实的物理空间，也渗透了作家的心理、想象、情感。因此，从作品的角度看，其中包含的空间既有人类生存的现实空间，也包含了人的想象虚构的幻觉空间。

第四，从文学活动的接受主体——“读者”——角度来看。如果说作家是文学创造的第一主体，那么，读者则是第二主体。文学之所以构成活动，既离不开作家这一创造的主体，也离不开读者这一接受主体。连接两种主体的中介正是文学最核心的要素——作品，正是由于作品，作家和读者构成了相互依赖的关系。同样道理，作为接受者的读者，他必须在特定的空间存在、生存，他与特定的地理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系；他在接受文学作品的过程中，不仅依赖于自己的空间来感知文学作品，他还同时在自己的大脑中不断创造出新的想象空间。

美国当代文艺理论家 M. 艾伯拉姆斯提出了文学活动四要素说，其后，华裔学者刘若愚、叶维廉借对其进行了改造，不管如何，文学活动的任何一要素均与空间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特别是叶维廉将“文化”作为第五个要素，则特别彰显了“文化”在文学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总之，文学与空间——具体的地理环境、文化环境、作家和读者的想象空间、心理空间等——具有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系。研究文学和诗学，不仅必须具有空间的维度，还必须重视文学所表达的空间内容。

二、中外文化、文学中关于“人地关系”的认识

（一）中国古代关于人地关系的认识历程

事实上，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乃至世界其他地方，人类很早就认

识到人与地理环境的密切关系。中国道家高度肯定天人之间合一、和谐的关系，高度肯定天、地、人都是自然的产物。《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①，《庄子》说“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合一”^②，都强调了这一点。儒家代表之一的孟子提出“天时地利人和”的观点，虽然最终强调“人和”重于“天时”和“地利”，但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兼具才是最好的。儒家的另一代表荀子专门讨论过天人关系，尽管他认为天无意志，人类可以“制天命而用之”，但同时他也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③ 先秦的其他思想家如管子、吕不韦等都很重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如《吕氏春秋·首时》中说“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藪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④，朴素地认识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与生态平衡的重要性。

在汉代，董仲舒倡导天人感应，更是把人的行为与天地自然现象的变化相联系，认定二者之间有必然联系，即所谓天人交相感应。当然，董仲舒关于天人之间关系的讨论主要还是一种政治学说，而不是今天地理学意义上的认识。在整个汉代，对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的认识，可以说不仅自觉，而且普遍。《礼记》和班固《汉书·地理志》的看法具有普遍性，都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礼记·王制》对地理环境和气候对人格个性的影响有直接论述：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⑤

① 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页。

② 方勇译注：《庄子》，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1页。

③ 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荀子新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78页、第270页、第396页。

④ 许维通：《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29页。

⑤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版，第1338页。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参相得也。无旷土，无游民，食节事时，民咸安其居，乐事劝功，尊君亲上，然后兴学。^①

这是讲统治者如何根据地理条件来修建城邑、治理百姓，但其学理基础是认定地理与人类之间具有密切关系。因地制宜，就是要根据地理环境的基本条件来解决人类的生存、发展、管理等。中国古代的人地关系认识主要基于统治阶级如何治理百姓、管理百姓，这种认识还是一种政治学和管理学的认识，主要不是地理学本身的认识。

如果说《礼记》所论涉及地理环境对人格个性的影响而要求统治者必须根据地理环境来进行治理的话，那么，对地理环境与人格个性的密切关系认识更为系统和深入的则是班固。他说：

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言圣王在上，统理人伦，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乎中和，然后王教成也。^②

在班固看来，风俗是由“水土风气”的自然环境和“君上之情欲”的文化环境共同构成的。这一看法可以说非常全面，清楚地认识到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对民风民俗、个体人格的制约和影响。

在《汉书·地理志》中，班固多处涉及不同地理环境对地域文化特性和个体人格的制约和影响，如：

（秦地）是故五方杂厝，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桀则游侠通奸。濒南山，近夏阳，多阻险轻薄，易为盗贼，常为天下剧。又郡国辐凑，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贵人车服僭上，众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

①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版，第1338页。

②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40页。